

恕軒文鈔三編

信夫榮著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8

2



文庫11
A 1278
2

柳田泉文庫

恕軒文鈔三編卷中

東京 天倪信夫祭文則著

傳

俳優田之助傳

都下演戲以旦扮名者曰岩井半四郎曰澤村田之助。半有姿色。明眸皓齒。一笑動人。而至其伎藝。則不及田之助遠矣。而田之助事尤有足以傳焉者。乃為之傳。

田之助姓澤村。幼名由二郎。號曙山。家號紀伊國屋。

學海曰以半四為
陪客觀起田之妙
絕



恕軒文鈔

三編卷中

新文館書樓

江戶人。父訥升。幼學市川新車。新車一世名優。恒寡許可。獨稱田之助。曰。此兒英物。可揚名天下。會猿若場。演妹背山。時田之助年十七。扮雛鳥姬。清艷孌娜。流光一眄。觀者神蕩。大呼其家號。以贊之。後扮姐已阿百。毒蛇阿由。橫櫛阿富等。冷艷尖峭。別是一種絕伎。紀伊國屋之號。嘖嘖乎戲場矣。遂列千金班。蓋優長也。已而患脫疽。始感其拇。漸感于腓。于股。日夜疼痛不安。眠食乃請一洋醫。截斷之。遂失其左足。尚能登場演其伎。未幾。毒又遷右足。腐爛敗潰。疼不可忍。輒亦截其右足。尚扶人登場。自選可得而爲者扮之。

學海曰。用經語自
在老筆。

學海曰。湊合妙。

而其技不讓於衆。衆皆吐舌。看客益多。聲價益高。同口一聲。稱紀伊國屋。一日慨然奮曰。天下之剛者多矣。皆哭泣委頓。類婦女子。吾豈如夫獻璞者乎。遂取路于東海。婆娑于尾張。躡躑于京攝。莫不往而得。唱米。客或不知其不具。曰。於戲。紀伊國屋。負壇而起。識者絕倒。所謂無脛而行千里。體不具而能成文。雲飛龍變。壓倒天下者。可謂奇男兒矣。而天與其才。不與壽。年僅三十餘而沒。婦女莫不爲之歎息而淚下焉。而半四郎亦尋死矣。

天倪氏曰。吾聞之一老婦。田之助嘗與東叡山僧相

狎僧糜千金。終見逐其寺。衣服縑縷。叩田之門挑之。田大罵曰。乞丐禿顛。尚欲喫天鷲肉耶。騰左足蹶之。墜地。僧切齒曰。乞丐汝自道耳。吾必崇禍矣。腐自左足。是其徵也。或曰。田性耽酒色。一夕與柳橋聲妓通。妓有身以告。田曰。不知。妓百方說之。益不肯。自是妓鬱悶卧病。終不起。田之脚其妓毒之也。此皆閻巷之言。不足信。然病多生於酒食。而才子往往誤於女色。可不戒哉。

中村敬字評。丰韻絕世。歷倒天下。○末段可以警世。意味無窮。

日薩上人傳

上人名日薩。字文嘉。號容月。新居氏。上毛人。天資豪邁。膽略過人。苟有欲為。必弗為弗措。夙欲恢弘祖業。紹開中興。年甫十九。遊加賀。就學堯山日輝師。才學日進。遂代其師。講讀法華文句。堯山從子有野口士政者。少壯嗜文辭。上人交最善。輒相俱來。江戶入藤森弘庵門。聽其經說。兼學詩文。住駒込蓮久寺。迎母以養。旁育生徒。道名著聞。信徒稍歸焉。方此時。王政復古。百度維新。設教部省。監督寺院。召八宗才學。案驗之。僧徒皆苦其無人。時上人移錫池上。復興檀林。

敬字曰夾野口士政。一則欲與末段照應。一則陪一客。以欲令文字不索莫。

學海曰有奇氣文亦有九

敬字曰曰奮然前膝曰振袂而起持著此等語以助聲勢令讀者眉目軒揚作者好觀劇豈其太史公之外有所得于觀劇耶

衆推上人。上人負擔一宗事務。接見官吏。應對緇素。事無壅滯。一宗賴寧。官命各宗。以稱其派名。曰富士派。曰勝劣派。而使身延池上等稱一致派。上人謂官吏曰。夫水之支別者。謂之派。今我所奉日蓮之正統本源也。非他宗派之比也。宜單稱日蓮宗也。弗聽。疏書數百言。反覆論之。又弗聽。上人奮然前膝曰。是關我名分者。非細事也。事已至此。何必抗議。我直聞諸太政官矣。振袂而起。吏終如其言。上人退而歎曰。吾今日聊報祖師之恩矣。官以為日宗有人。於是特命住身延山久遠寺。叙大教正。為一宗管長。人以為榮。

學海曰僕在藤門未嘗識其人或在受教者惜不一見之

創立宗教院。以導僧徒。贊成育兒院。以救孤兒。晚住池上本門寺。經營堂宇。脩理伽藍。一變舊貫。將大有為。而嬰病終不起。實明治二十一年八月廿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初上人之住蓮久寺。每朝鷄鳴而起。與士政俱適弘庵塾。歸而誦經禮拜。不知者見以為遊狹斜。已而知其不然。益信之云。上人持律嚴正。志操潔白。臨義捨財。若糞土然。學兼內外。尤精宗義。性嗜文墨。愛書畫。善臨池。始學眉山。後入歐陽。率更詩文。雖非其所長。亦足以見才學一斑。要之其德望之高。事功之大。稱為日蓮宗中興之祖。其誰曰不然。

忍軒
三編卷之中
四
音文

學海曰論贊中叙其言行極有姿致

敬字曰妙妙不同腐禪

學海曰簡勁有雋味

恕軒氏曰。上人之病革也。憑蓐跪坐。謝絕賓客。獨招方外友。信夫。察握手訣別曰。吾今逝矣。知吾者其唯子乎。子盍為我揮一筆。余唯唯而退。越數日。上人溘焉。嗚呼。余之於上人。義則朋友。情則同胞。嘗與余探花。小金井。觀月。墨水。顧語余曰。子亦知夫花與月乎。花有開落。月有盈虧。人之盛衰。無乃類乎此乎。因慨然久之。事猶昨日。今則幽明懸隔。欲復為花月之遊。以聽其餘論。不可得也。但其生前委囑之言。不忍負。知己於幽冥。故綴其梗概而傳之。

中村敬字評。傷心之事。得意之文。又曰。叙高僧之

事。而毫無蔬筍之氣。允哉老手。

依田學海評。上人有氣概。決非凡侶。恕軒君為受委囑。筆力俊絕。呼之欲出。可謂不虛識人之見矣。又曰。高文每出愈妙。古人往往有老而頽唐。不經意者。先生年邁益壯。文氣勇往。豪無委靡之態。其胸襟快濶可知也。僕雖不肖。將執鞭從其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和親本傳

余之講六經三史於東京大學也。座有偉男兒。眼光
熒熒射人。一揖余曰。君豈非知軒先生耶。請執贄學
文可乎。余笑曰善。居數月。生喜作文。輒大有可觀者。
既而本課卒業。將之大坂。拉余訣。飲於青柳樓。遂留
其寫肖而去。爾後不通音問。殆三年矣。今茲己未之
秋。大學生某某等來曰。三和生死矣。生等將謀刻遺
稿。先生幸為之傳。余於是始知生之死。而悔平生之
疎濶也。乃攬淚叙之。生名親本。號鐵研。後改甲六。三
和氏。通稱篤郎。美濃人。父國雄。母某氏。生幼而穎敏。

其在西京受學神山鳳陽及山田某學劍戶田榮之助其移居大坂也游戶田菽堂之門又學劍秋山多吉適聞英人某寓于神戶就學英書既而來東京入大學與一時俊彥討習研磨業大進遂卒法學科受其學位又稟准司法省爲詞訟師開業于大坂名稍稍起而不幸罹病遂沒年二十五嗟乎命也夫余乃出其寫照熟視其容貌追憶青樓辭訣之時不覺老淚之交乎睫也自古有才無壽秀而不實者何限顧余去年喪齋藤生今年喪高木生二人學問文章雖或不及生而皆不易得之材也二人墓表余諾而未

果而生之傳與遺稿皆先上刻生可以瞑矣嗚呼天道是非余不必論定然壯者沒而老者存姦慝得志而善類遇厄未可以爲信也使生不中道而夭猶專力於六藝以成其材器其有裨益於國家蓋不鮮矣而今也則亡悲夫。

中村敬宇評情文并至。

依田學海評生年僅二十五而死素無可叙者今從無中生有成此一篇古淡而有味是方望溪姚惜抱妙處。

論
 源義經勇武絕倫。西征有功。凱旋獻俘。鎌倉賴朝信
 景時之讒。不許見。乃寄書大江廣元。以哀訴。不聽。欲
 舉兵討之。義經逼法皇。請討賴朝。宣旨未及戰而敗。
 世之論者。咎弟而討兄。嗟是不識事情之論也。當此
 時。文教未開。倫理未明。子而弑父者有焉。臣而弑君
 者有焉。則弟欲討兄。蓋不足異也。况賴朝猜忌殘忍。
 豈有友于之情乎。惜義經不哀訴之法皇。而哀訴廣
 元。彼廣元者。果何人。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假令不

論

義經論

源義經勇武絕倫。西征有功。凱旋獻俘。鎌倉賴朝信
 景時之讒。不許見。乃寄書大江廣元。以哀訴。不聽。欲
 舉兵討之。義經逼法皇。請討賴朝。宣旨未及戰而敗。
 世之論者。咎弟而討兄。嗟是不識事情之論也。當此
 時。文教未開。倫理未明。子而弑父者有焉。臣而弑君
 者有焉。則弟欲討兄。蓋不足異也。况賴朝猜忌殘忍。
 豈有友于之情乎。惜義經不哀訴之法皇。而哀訴廣
 元。彼廣元者。果何人。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假令不

春山曰立論本旨自此句出

請必分疏。以全友于之情焉。如小人也。請之何益。先
 哀訴之法。皇法皇為分疏。而彼不奉詔。則聲違救之
 罪。以討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有誅賊之名。而有雪
 冤之實也。或曰。猜忌讒謗。義經自取之也。何者。義經
 敵王之愾。報父之讎。使賴朝霸于天下。其功偉矣。然
 負功恃恩。不毫自戒。遂激賴朝之怒。加以讒慝。鬼蜮
 宜矣。為其所擯。斥竄逐也。曰不然。士之臨戰也。僅拔
 一城。斃一將。猶誇詡其功。况義經大功偉績。萬口一
 聲。賞贊不已。豈曲謹小廉士之所得而辨乎。驕傲自
 用。是其所以能為大業也。齊桓公將伐蔡。仲父諫。不

春山曰。自初請法
 皇一語。至於此。有
 山上層寸之雲。夏
 延成百里雨之勢。

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者三年
 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
 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嗚呼。使義經聲違救之
 罪。討之耶。守護地頭。總追捕使。不在於彼。而在於我。
 則雖有百賴朝。千景時。何足以畏乎。且賴朝不長於
 戰。初起兵石橋。一戰而敗。後勒兵富士川。未嘗及戰。
 乃使其自將討義經。果能敵乎。義經則破木曾。滅平
 氏。勢如拉枯。部下勇士。猛卒如雲。何以不一戰破
 東兵也。計不出此。轉頓狼狽。踏雪芳山。凌濤躡海。求
 免一死。遂奔逃窮陬。困死邊城。何也。抑賴朝雖不長

於兵其撫循豪傑收攬民心驅使鷹犬指顧方略復出義經之所不及耶將義經既已知賴朝之才足以牢罩法皇使其勸諭而彼俯首枉志以不從之耶漢高祖因三傑以定天下天下既定則誅韓信繫蕭何使張良於遁世求仙嗚呼其亦苛酷甚矣義經之功不讓韓信賴朝猜忌過於高祖高祖尚且忌功臣而義經乃求全友于於賴朝難矣雖然成敗兵家之常也於義經何有哉彼三世而忽諸不祀此則使百世下感奮興起矣如夫廣元輩何足以措諸齒牙之間哉

小山春山評。鏃倉霸業。實成於廷尉之手。其驕傲不遜。雖有罪乎。宜恕而勿問也。然將之功大。望隆者。多不能令終。和漢古今皆然。况於鬼武之猜忌乎。則廷尉之冤。過於淮陰。而論者多咎其驕傲不臣。而沒其功。今兄所論。公平切實。筆鋒銳利。猶廷尉之用兵。可謂廷尉千歲知己矣。

學海曰賣煖二字自火爐來此等處公慣用手法他人決不學得
中洲曰雙美合論歸一妙
又曰推開論及三侯終歸美細川侯

時人榮焉。壬午之秋。余訪議官安場君于麻溪。談及義士。則知某者君八世祖也。當時自裁儀式。圖而現藏于家。君又出一火爐曰。是良雄等擁以取煖者。子盍為一言。余諦視之。銅質而鰲章。圓形而栗托。脚鐫獅子。間有腐蝕。補填以銀。古色蒼然。可掬。不問知為百五十年前物。夫良雄等之報其讐。豈知生前辱五十萬石侯之優待乎。侯之遇良雄等。豈期賣煖飽一朝之恩。以要譽於天下後世乎。洵大義感人心。至誠喜人善。不期然而然者。宜乎侯之德與義士之名。千古不朽也。他三侯之待義士。亦非不篤。然皆倣侯之

稱細川侯終歸重良雄輾轉論去筆頭有輓轡
學海曰收拾得有法

所為。則三侯之優待。雖曰侯一人之優待可也。故余不稱良雄等之忠義。而稱侯之優待。稱侯之優待。即所以稱良雄等之忠義也。抑余更有感於君焉。君職為議官。爵祿並高。凡衣馬琴劍。聲色醇味。何求不得。與其擁鏽蝕火爐。以與腐儒庸陋。談孰若手玉盃。醉醇醪。以與曲眉豐頰。戲譁。與其口角飛沫。以論忠孝節義。孰若評風雲花月。以優然起卧。然而所以棄此取彼者。其亦何所樂而為之耶。蓋聞良雄等賜死後。有司請令巫祝祓除之。侯曰止。義士熱血。我鎮家符也。有司泣而退。夫侯之志如是。則為之臣者。豈能忘

又曰引而不放躍如也
三溪曰色態濃厚又曰倒叙順叙一正一反成此好議論是公慣用手腕
中洲曰好解釋

忠孝而酒色之耽。乃知君之珍貴此火爐。以代聲色衣馬。其亦以為鎮家符也歟。是為記。

三島中洲評。吾兄平生推尊義士。故及觀其遺愛。滿服議論。衝口溢出。成此好文字。與世強搜枯腸。供應酬者。自異選。

菊池三溪評。持一古銅火爐焉耳。而愛玩什襲。照乘不啻者何也。蓋以其入可傳也。今公記而傳之。光焰騰上。不唯爐中炭火。滿堂皆紅。不衣而自暖。

雲根窟記

中洲曰。起得似雲三溪曰。無心二字一篇主腦

天下之無心者莫如雲。今夫雲之出石窟。抱樹繚山。浮浮焉。縷縷焉。繩繩焉。風東則西。風北則南。任物轉變。此豈非天下之無心者耶。雖然。油乎雲。沛乎雨。則負神龍以游颺。載震電以翱翔。千態萬狀。弗可方物。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吾取以為法焉。三宅子立加賀人。少壯來江戶。受業古賀侗庵先生。才學文章。凌駕等輩。又學暨某氏。還嗣先業。業大行。余嘗北遊。過訪其舍。老松鬱鬱。盤屈乎庭前。頑石森立。擁乎其根。時天籟鼓之。謾謾有聲。不啻珮環琴筑。子立眄之。

撫之。若詩若文。發諸咨嗟詠歎之餘。宜矣。其氣格半韻。如春雲出岫也。既而世局一變。國家多故。余亦東西變遷。猶雲之離合倏忽。不可捉摸也。客歲余承乏大學教授。會其男恒德來學。契濶相逢。知子立無恙。所謂雲無心相逢者耶。頃遠寄書及文章。且徵雲根窟記。蓋管茶山翁所名。而匾字係翁手筆。夫翁在山陽。設黃葉夕陽村舍。以木鐸後進。其詩海內無敵。乃知其書飄忽變化。又猶彩雲翩翩在天也。顧余之北游。距今殆三十年。子立尚壯。其議論文章。譬之玄雲潑墨。天地晦冥。神龍出于淵。震電轟乎空。使人不可

三溪曰。神龍云云。與首筆神龍句呼。

應作法緊密。

辨子立似雲。雲似子立矣。而天資慈仁。善療貧人病。此亦君子體雲雷之象。以經綸天下之一端歟。客有聞而訝者。曰雲根石也。雲根乎石而生。今子不論石。專論雲。無乃背於命名耶。予笑而答曰。否。夫石雲之所憑依。而雲石氣之所化也。石襟也。雲齋也。齋襟一帛。穀氣相通。既舉雲矣。石自隨之。且石而不生雲。何取乎石。雲而不能成甘潤。何取于雲。雲耶石耶。余見其為一。而未見其二也。客惟知山骨稜稜。堅剛如鐵之為石。而不知磨而不磷。如子立其人之為石。鄙矣哉。客瞠然。吁嗟加賀邈矣。余亦老矣。余再游不可期。

中洲曰。退之再生。

三溪曰結法奇雅
摇曳如游雲歸岫
益作者不要然而
然耳

而子立不肯來。恐不能復與子立相見於一堂之上。
紅燈綠酒。論雲根之所以為雲根。可不歎哉。雖然今
也四海一家。萬國比隣。有電報。有郵信。鴈魚往復。朝
唱夕和。亦何歎離群索居耶。於是呼酒仰天。有白雲
飄飄然欲來掠人。似為子立促其記者。乃援筆以記。
三島中洲評。翻弄一雲字。橫說豎說。倏忽變幻。使
人不能摸捉。何等敏腕。何等才筆。然敏才之弊。或
故意弄巧。排置照應。不出自然。有不似雲之無心
者。是為白璧微瑕。
依田學海評。輕輕著筆。意氣飄逸。殆有雲氣蓬勃

之概。

菊池三溪評。余少時讀拙堂翁雲喻一篇。以為天
下奇文。今又讀此記。益驚其奇幻靈怪。不易方物。
宜乎此公文名。藉藉擅場當世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古梅書屋記

中洲曰入手先揭
一文字為下文數
箇文字伏案

加賀之才於文者曰武藤士成。士成博聞強記。辭藻
宏麗。平素愛梅。陳列盆栽數種於書案側。名曰古梅
書屋。使余記之。余未親士成之梅。烏敢記之。然天下
之梅一也。請就我庭園之所有。以記士成之屋可乎。
當夫寒威瑟肅。草木萎凋之時。嘗試觀之。小珠累累
點綴乎南枝。北枝。須臾東風逞氣。花未破唇。而香已
透書帷。稍近視之。三點于彼。七點于此。嫣然微笑。似
獻媚者。既而春信督促。則放蕪敷榮。香雪芬霏。映帶
乎苔石池魚間。滿目皆馨。余急呼酒稱快。鏗鏘之音。

學海曰。絢爛之極
文章亦不可無此
等境界。不然一味
枯淡。不成文字。

又曰一轉妙

中洲曰自華實論
入文德不費力妙

又曰自問自答語
調頗妙
學海曰富瞻華麗
是文章所以為美
術

燦爛之辭。不覺衝口而出。是皆梅之賜。而士成之所
取以名屋。其亦在于此歟。雖然所貴於梅者。在實不
在華。三百之葩經。一百之書。戴記諸篇之所雜出。莫
不皆在實。而其專賞華。蓋自六朝始。然則賞花非邪。
曰何非也。和順實於中。榮華發於外。華文也。實德也。
苟識德之不可不脩。則識文之不可不講也。識
實之可以貴。則識華之不可以輕也。今夫榘梨之鳳
卵。橘柚之珠顆。謂之實乎。實矣。而畜於華焉。海棠之
紅瘦。牡丹之紫膩。謂之華乎。華矣。而歎於實焉。既富
於華。又能豐於實。惟梅為然。猶人之馨於德。而才於

花顛曰百尺竿頭
進一步

文也。宜矣。士成之不取諸牡丹海棠橘柚榘梨。而獨
取之梅也。今士成之文。冰英玉蕊。橫斜疎瘦。極似梅
華。而其人清楚雅淡。亦似其實。可謂有華有實者矣。
且夫梅之為物。大用則入調鼎助和羹。小用則盪渴
涼腸胃。士成之愛之。其以甘酸盪渴為事邪。抑將俟
和羹鹽梅之時。以對揚天子休命。如傳說之於高宗
邪。何其僻在於北海之濱。而不縱肆文名于天下也。
是為記。

三島中洲評。此篇首段。叙梅花處。燦爛馥郁。筆筆
生香。中段以華實比文德。遂歸到士成文德。議論

極着實。後段更以鹽梅之實用望于士成。匪夷所思。結尾大掉。可謂有華有實之文矣。

依田學海評。高文可謂老益壯者。蓋吾兄一年少於一年。可賀可慶。新年閱此等文字。使人氣暢意快。嗚呼。彼狼顧首巖。朝不謀夕者。惴惴慄慄。亦何如也。

大門窟記

洞窟之奇而名于世者。為備之鐘乳窟。美之天馬窟。豆之彌陀窟。而筑之大門窟。奇之又奇者也。今因圖考之。蓋礮高百五十步。其形如束石柱。色極深黑。如以漆塗抹之。常有光澤。礮脚與海唇齒。逆浪怒濤。激觸窟口。深數十步。幽邃暗黑。不可究其底。每天晴風靜。好事者二三人。若五六月。駕小舟而往。手炬而入。四顧暗黤。不辨咫尺。礮露點滴。衣袖悉浥。惟炬之滅。是懼。忽暗中有影。毛髮倒豎。閃爍射人。衆戰慄而伏。不覺唱佛名。蓋炬火映水。倒射。反照。我視吾影。驚也。

學海曰。妙絕。摸寫筆筆逼真。

股栗氣悸。不可久留。轉艦而出。殆如脫母胎。又別有一竒礮。距窟六十步。如橫巨材。突出海中。可望而玩。遙觀華表。覺龍宮蜃閣不遠。礮上有人耕其土。蓋賢而隱者歟。長松落落。粧點紫石間。風致可掬矣。暨人梅田某。少壯遊于筑。長於病院。因屢探其窟。大愛其竒。使畫工圖之。又徵余記。余嘗讀橘南溪東西游記。知有竒洞。怪礮于豆于備。而大門之窟。則未曾聞之。乃筆之以補橘子之缺。并以供其卧游云。

依田學海評。僕頃遊金洞。飽看竒巖怪石爲之記。不得此一句。慙甚赧甚。

觀墨水走舸記

今茲十月十七日。東京大學生徒百有餘人。走舸競漕於墨水。蓋恐平生業讀書。不勞動手。足以生病也。水面則海軍兵學生徒。水上警察官吏。列舳而注目。岸上則文部省書記官。大學幹事教員。重足而凝視。初令曰。舸長見前伍發舸。則整束後伍櫓手一也。舸長櫓手。解裝更服。各戴色帽二也。舸長豫定其號次。與位置三也。前伍上陸。後伍乘舸四也。櫓手漕到中河。必待號砲而發五也。舸必左旋。回標舩而位六也。回標浮標之間。距六步爲舟路七也。判決人發砲翻

敬字曰十令無一
冗字謹嚴之極

色幟報其勝八也。勝舸則使櫓手建其櫓頭九也。競漕已終。繫舸于岸。納櫓於舸而上十也。上流下流相距凡四町十間。浮三標于三處。以定其位置。舸有建赤幟。有建白幟。或青幟。帽色亦如此。一舸七人。一人執楫以指令。六人分左右櫓之。三舸定位。宛在水中。夾皆謂一勝。可唾手而取。神旺氣奮。須臾絕聲。一發轟天。載令載櫓。櫓如蜈足。大呼競漕。擊汰破浪。兒兒走水。巨魚闖江。鳥疾箭駛。叱叱促櫓者。聲氣副力者。先緩而後急者。始神速而終遲滯者。右舸左舸爭勢。中行之舟如飛。觀者悅白愛赤。勝負未決。青幟之舸。

學海曰。此段文字。恕公慣家。他人一唾手亦負矣。

學海曰。考證亦好。

敬字曰。亦何妨。三字有力。

忽鼓勇而進。砲發幟翻。拍手喝采之聲。江流翻覆。勝者意氣揚揚。上岸直受銀賞盃。以誇詡於眾。可謂盛矣。或曰。舸大。舸也。楊子所謂南楚江湘。凡舸大者。謂之舸。左思蜀都賦。弘舸連舳是也。今舸不甚大。命名之義。無乃不可乎。曰。否。昔者孫權名舸為赤馬。言如駿馬走路也。然則不必拘舟大小。其神速者。皆謂之舸。亦何妨。法學部長穗積君謂余曰。子文有奇氣。盍記其奇。競乃筆之以為奇觀。

中村敬字評。余是日被事礙。不獲往觀。為憾。今讀此篇。細寫不遺。有光焰。有氣勢。當日情景。歷歷現。

出。余之憾消矣。

三島中洲評。叙記競漕之狀。頗詳密。如目睹然。或
欠簡明雅馴之妙。似讓平生議論文之技倆。
依田學海評。奇絕駭絕。中間文字。更奇更駭。

觀洋人戲馬記

敬字曰摸寫不易者乃摸寫實景令現出於紙上何等筆力真不易得之才也

余嘗讀彭達生九牛壩戲記。物徂徠麗奴戲馬歌等。疑其伎藝太奇。謂豈世有如此者。文人徒弄其筆耳。及觀西洋人知也理涅氏。戲馬猛獸之伎。乃知奇藝妙術。文家亦有摸寫不易者也。歲丙戌。知氏來演戲于我東京外神田秋葉祠畔。一日余拉二兒往而觀之。女而騎者四人。男而騎者四人。執策指揮者一人。男被緋繡裝。女着碧錦衣。聞女彼國屈指美人。兩袖高揭。雪臂全露。加以洋燈閃爍。容姿嬋妍。照映於鞭光鞍影間。亦足為戲馬添一段風趣。始順馳緩步。

敬字曰如順馳緩步逆馳疾走馬馳過中下人飛踰巾上語語巧絕

中逆馳疾走終則縱橫馳騁駿足如飛當是落花舞風蝴蝶戲花人馬一致鞍脚不離是巧未盡者又一女駕兩馬馳突奔走兩鞍如舞忽而坐忽而立一脚踏鞍一脚朝于天側有人張大幅巾待之馬馳過巾下人飛踰巾上猶據鞍顧盼人而禽翔人而雲翻觀者不覺喝采如此者數回或穿環而走或踰板而馳毫無蹶躓神矣哉伎也又有騎於騎者馬上換數衣似剝竹筍忽顛忽起放雙手展一脚如魚虎如游龜如流旗懸旌觀者眼眩而腎痒如我邦從前曲馬演戲真兒戲真童觀耳馬埒圓而豁中可容數十席乃

又曰腎痒二字妙

又曰此尤難駕處詳細明白似不費力

釋一馬令其自走走窮而却馳或一步一回顧或一順一逆步更設椅十餘馬先足徐蹶焉而倒後口嚙焉而徐起其法必從左最後跪戲長之前而一揖又舉前脚欲抱如小兒索母乳之狀伎畢馬首推戲長之背而入齣是尤為妙

記象

喇叭簫笛胡樂悠揚龐然大象從容臨場一牡一牝長約丈許身高七尺頭大耳長目小頸短鼻長五尺餘鼻端生一小指所以拾掇芥粒口外二牙奮出口內有大牙數齒云先從樂調躍舞一回次以白為臺

又曰馬首推戲長之背此時馬亦躊躇滿志而然耶

又曰起得妙

敬字曰結得好

象屈身縮手。呻吟苦惱。僅獲登之。乃蹠足鵠立。遂以手代踵。後脚倒豎。衆皆欲笑。又使象吹喇叭。鼓胡琴。音響協節。族嗚呼奇也哉。

記虎獅子

天下之獸莫猛於虎。莫獍於獅子。有人於此。曰我能狎虎如猫。使獅子如狗。孰不笑其妄。而知氏能狎之。不啻如猫狗。可謂妙矣。檻車鄰鄰。一則蓄猛虎三頭。一則蓄狡猊三頭。中用鐵格阻之。蓋恐其相噉也。戲馬已畢矣。知氏紅被錦綉。戴白毛冠。把一朱鞭。立車前。睨視久之。直啓戶入。衆駭屬目。乃排格一

又曰知氏以面當獅頤。乃似示親暱之意者。若曰汝怒云云。則似嗾彼之怒。余不以爲然。不知果如何。

又曰好證左。又曰司馬子長豈有知氏之思想耶。

之。以便演技。虎猱肩蹲踞。知氏一喝。舉鞭載迴。載跳。行住坐卧。無不如意。或以虎代茵。坐卧其上。或容拳其口。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獅子則架板于中央。一上一下。如臨淵谷。如望巖洞。知氏以面當獅頤。如曰汝怒。輒疾起。噬我者。觀者冷汗浹背。須臾砲聲一發。焰烟滿場。獅咆哮一聲。震恐於人。知氏則出檻爲之結局。此豈非天下之神伎乎。不唯有術有法。能御之。其伎與彼意氣相投。分毫不離。精熟鍊磨。自然致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司馬子長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井之中。搖尾求食。今此獅子也。豈唯爲

敬字曰彭物二氏
應瞳若于後

求食亦由恩威并施。至誠相感之所致也。惜不倩彭物二氏筆以記之。雖然丹砂青芝俱收待用。良盤之事也。後之倣於虞志者。其亦有取于此乎哉。

中村敬字評記一異伎而論及恩威并施。至誠相感。是作者大識力處。三篇長短不同。結構異趣。整齊之中。變化不窮。觀止矣。

紀

紀那須大右衛門事

那須大右衛門日向人。性勇猛好獵。州之霧島山西北有大荒絕漠之地。曰飯野。有洞窟。風颺時起。曰風洞。自古莫究其奧底者。一日大右騎馬從良狗。一鞭馳驅莽艸中。逐一巨鹿。鹿奔如疾風。狗善逐之。俄而並失其所在。求之不得。彷徨躑躅。日暮而歸。中夜不寢。謂狗蓄於我。有年于此。一朝失之。不亦惜乎。且人必曰大右貪一鹿而失良狗。此吾所耻也。坐而待晨。馳至飯野。穿茅排榛。百方搜索。絕不見踪跡。乃謂彌

望原野。無不見之理。疑唯風洞。顧鹿奔窟而入。狗亦從之耳。何物妖怪。害我良狗。我且提吾刀救之。走歸家。叱求繩及炬。曰。吾入洞矣。吾入洞矣。室人交規曰。自古未曾有。究彼中者。今爲一狗試身不測。盍辨輕重也。弗聽。遂訣飲而出。衆送至風洞。風蓬蓬然。生自洞底。大右奮不顧。腰佩長刀。緊繫長繩其帶。曰。緩急必掉之。汝等力挽。衆唯唯。乃左手把松炬。右手提冰刀。躍然入洞。斗折蛇行。明滅僅見。愈行愈遠。地軟如綿。把炬視之。蓋木葉凋落。枯槁堆積。經數百年乃然。自此以往。洞路益窄。歧而爲二。不知何適從。試耳於

春山曰。叙事有生氣。

地聽之。當左洞底。遙聞吠聲。似呼我者。乃取路于左。入。不知深幾千丈。吠聲愈急。載欣載降。狗突然躍啣其裾。蓋喜主公來也。此處僅平坦。可坐而麻焉。有川流水幽幽。大右叱咤曰。無論凡山怪魑魅。苟欲敵我者。皆來試吾一劍。弗應。又呼弗應。徐起拉狗。就歸路。匍匐轉跌。稍至輒綿地。把嚮所下之繩。縛狗一再急掉之。洞外人夷俟久之。喜挽則狗耳。衆驚且訝。下繩如初。狗亦欲入。蓋以主公未出也。大右視繩再下。躬親縛腰掉之。衆亦挽。遂出洞外。主僕相視。以爲再生之想。手額相賀。而鹿終不可獲也。蓋此洞鹿之巢窟。

故奔竄而入。狗亦逐之。鹿則涉川走耳。狗而能言。必詳之。惜夫。

天倪氏曰。暴虎馮河。夫子戒之。馮婦攘臂。士大夫笑之。然本邦昔時有此種之氣象。膳臣入虎穴刺猛虎。鬼上官一發斃驍虜。以威武勇於海外。則大右所為殆類之。未可以不知命概論之也。偶讀南溪橘氏東西遊記載此事。因譯以漢文。以自娛焉。

小山春山評。大右所為。雖似匹夫之勇。然邁往不回之氣。真不愧日本男子。近今存此氣漸少。是可慨也已。

說

賢賢易色說

出辭氣遠鄙倍。孔門之家法。以本經證本經。講述之妙用。若夫賢賢易色章。古注以好色之心。而好賢則善。朱注依之。更增損數字。云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蓋以色為女色。猶曰媼事也。夫賢人之賢。而易於自己好媼之心。何聖人之出辭氣不遠鄙倍也。果然中藹之言。登徒子之談。君臣父子間。有不可堪聽者。况抗顏坐臯皮。臨子弟。對及門。講明之乎。且色一字難該好色之心四字。且好字本文所無。何從而得。

學海曰好證左

之皇疏則改易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伊川程氏從之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可謂簡而盡矣夫思在於中必色見於外賢賢易色言賢賢之誠自形於顏色也故曰禮貌衰則去之曰衛靈公色不悅孔子乃去曰下之以色曰蹴然易容曰易其情貌是其證也東涯先生曰賢也父母也君也朋友也皆我所接之物色也力也身也信也皆自己身上事相對爲說不亦允乎吾聞朱子賢者賢者之出辭氣必以遠鄙倍爲其德也朱子一變漢唐訓詁之學移易天下之風俗以歸於聖人之道乃大志也然而論語瞿人

心血之所注固經中之至尊百家之模範學者不可不最莊重辨說而開口輒爲猥褻鄙陋之說則是以道學自負而不省其言也且朱子於程子唯尊奉之不暇其說十八九皆從之獨於此章則沿襲孔安國之鄙說其一變漢唐古學者果安在乎今夫天下之廣生民之夥不嗜女色不縱媮欲者亦多矣若使其逢賢者將以何易之抑雖逢之使人不得而敬乎夫朱子大賢也道學者也若使他人爲之說必顰顙曰惡用是鄙倍之說爲哉今反不然亦可怪焉嗚呼魯論全編色字二十有四自巧言令色以至色厲而內

又曰妙

莊徹頭徹尾皆可以顏色解焉。一不可以女色解焉。夫出辭氣遠鄙倍。孔門家法。何遽舍禮義而舉女色。曰然則好德如好色。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亦以為顏色乎。曰是固然矣。子且退把魯論讀百回。始可與言之已矣。

依田學海評。知好色則慕少艾之類。古人不必諱也。何獨於魯論疑之。然辨難攻擊。亦是一種好文字。

鑿說

天下之技藝不出於巧與拙矣。巧則助世救人。拙則毒世害人。巧者寥寥如晨星。而拙者比比皆是。特鑿之為太甚。余知天下之鑿亦多矣。太抵目無丁字。手無奇術。口能逞論說。而意恒在釣利。甚則揭羊頭以鬻狗肉。銜玉札以施馬勃。病者為其所眩惑。竟死不怨之。可不歎哉。客冬十二月。余患氣管支加荅兒。日夜咳嗽不已。喘鳴息迫。短氣悸動。呼吸欲絕。使二三鑿診之。或曰飲酒過度之由。或曰牀第多房之所致。或曰胃腑衰弱為之。胎胎。古方今方。煎湯水藥。吸入

學海曰一請絕倒

花顛曰用左傳字原前林芽來

器械無術不施。遂無寸効。既而一夜病劇。與死成鄰。乃請近藤玄齡君視之。君一診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此可治也。乃處水劑二方。交服用之。及曉。病苦如忘。蓋巧之與拙。所爭在尺寸間。人自不能造焉耳。君又來曰。僕診病者數萬人。是以視其疾。疾如蓬。知已於暗夜。膏肓不得逃影。今而知其非誣矣。今夫天下廣矣。疾病多矣。不得其治方。而死於非命者何限。苟重性命者。可以不擇良醫乎。程子曰。人之為子者。不可不知醫。言知宜託性命之醫也。今之醫。輒謂醫意也。讀書何為。醫衣也。但美其衣足矣。醫威也。假虛

學海曰一結振盪使人悚然

威而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所以無良醫也。嗚呼。凡百技藝。拙則拙矣。無大害於世。醫之拙。則關于人之性命。其害太甚於毒藥猛獸。可畏也哉。作醫說以貽之近藤子。

依田學海評。吾兄大患。僕絕不知之。病僅愈。有此傑作。意氣充實。文鋒銳甚。宜病魔之走且僵也。古人讀少陵花卿歌。有愈頭風者。世讀此文者。亦如此耳。

中村敬宇評。事奇而文尤奇。

清國陳雨農評。興酣落筆。痛快淋漓。今策駟馬。擁

大蓋曰奔走於貴人之門。施施然以名鑿自負者。宜將此文錄懸於座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題跋

題千體觀世音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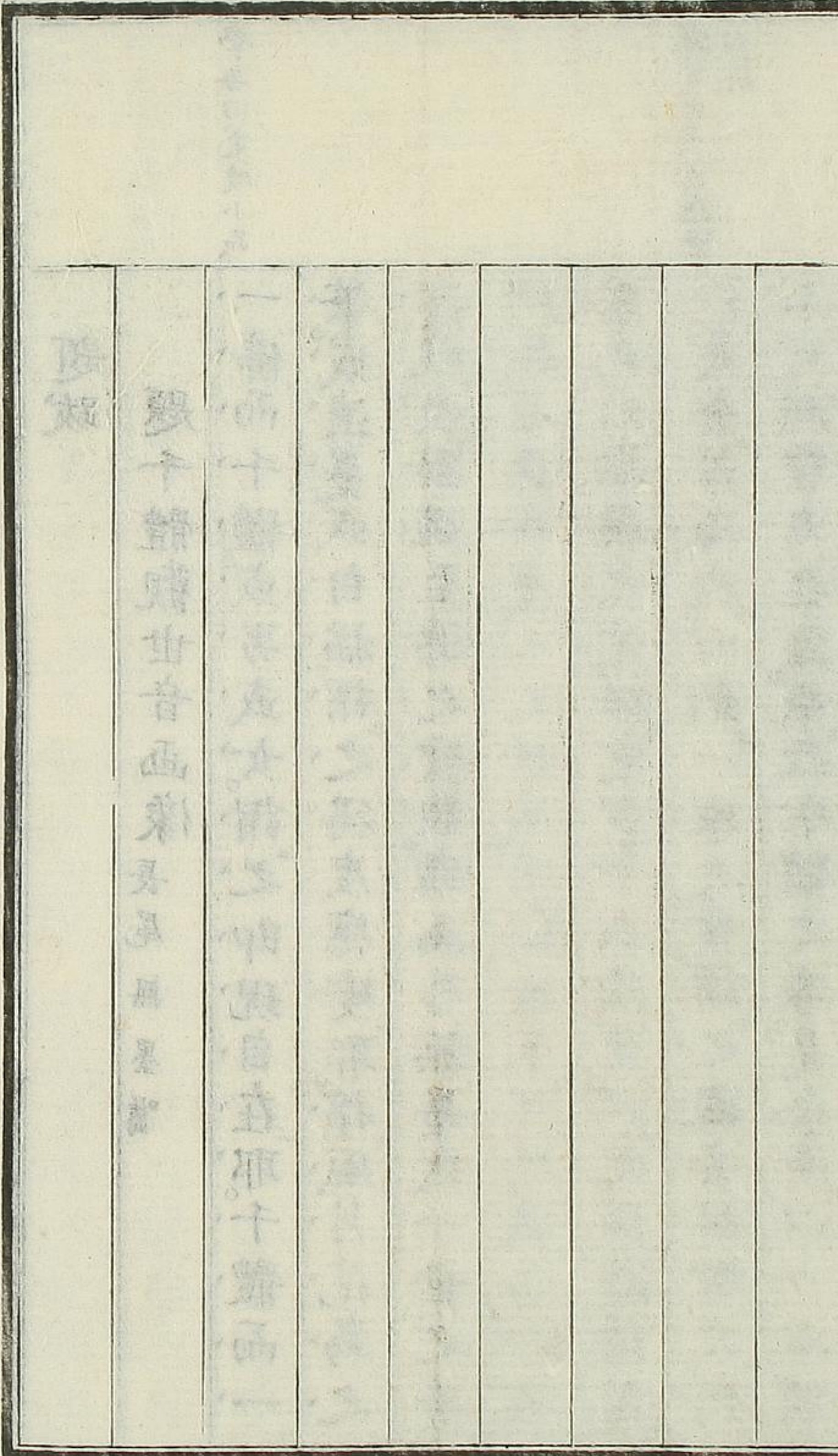
長尾無墨嘴

學海曰東坡小品

一佛而千體。或男或女。謂之即現自在耶。千體而一筆。或淡墨。或白描。謂之得度應變耶。擯風月花鳥之遊戲。表圓滿至德之聖貌。斯画乃無墨氏一世之普門品。而運筆度人之妙法。使觀者不可思議焉。抑無墨氏以卓異之才。研究古今画法。曾以是漫遊清國。以是歷涉海內。以創一家之業。謂之觀音妙智力。何不可。則智力之溢。成此千體之像。是余所以一心頂禮也。

敬字曰文亦應變自在

小山春山評。游戲筆墨。有蘇長公王弼州之口氣。



題百雁圖譜

學海曰。起首出意表。

又曰。至此出画伯妙。

又曰。自韓公画記來。

余嘗為生徒講周伯弼三昧詩法。至其錢起歸雁詩。水碧沙明兩岸苔。句曰。不是賦瀟湘景致。雁太嗜苔。故特言焉耳。座有長尾景重者。有不服之色。歸謀之其父。父世所稱無墨畫伯也。畫伯亦不信。以為附會。頃畫伯傲清人邊。頤公筆意。著百雁圖譜。徵余一言。披觀之。仰雌者。俯啄者。睡者。起者。呼友者。離群者。追雄者。就雌者。泳者。憩者。蘆蔭狎者。葦間戲者。動足者。伸首者。翔者。集者。凡雁之數。一百隻。莫有同者焉。曲極其妙。庶乎獲壽民神髓矣。画伯曰。客歲北游聽養。

學海曰以詩起以詩結章法絕佳

雁者說雁太嗜苔。苟苔之所在相爭赴之。今而信子說之不愆矣。余笑不答。朗吟杜牧早雁詩曰。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可謂援我奮臂者也。

依田學海評。引證典雅。何等風致。

題王文柏書疑

書之難解。豈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雖他篇亦有錯簡。有誤脫。有重複。而今古正偽。群論聚訟。蓋可疑者不一而足。王文柏書疑。可謂善疑矣。余每講書。憾註疏大全。博而寡要。雜而不精。今獲此篇。錯簡者秩然。順叙。誤脫者填然。補正。重複者鏗然。校訂。嚮之佶屈聱牙者。今則平易通暢。不復見其難。於是乎吾之疑亦渙然冰釋矣。朱竹垞嘗有跋語曰。知者之過。其然豈其然乎。

依田學海評。輕輕著筆。反是瀟灑。

小山春山評簡而盡矣似讀竹垞書後。

題王耕野讀書管見

曾聞并河天民論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王耕野讀書管見多所發明因徧探書肆購求之不獲也乃質諸朋友亦無識者後閱通志堂經解並載之余大喜繕寫各一本藏於家夫所尚於著書在獨得之見也若徒雜綴人遺說拾収人餘唾是鈔錄耳劄記耳何足以爲著述乎今人著一書動輒誇隻眼試把讀之皆古人陳套腐氣滿紙幸人不知而已莊周曰用管窺天不亦小乎如耕野則用天臨海者

學海曰奇語

依田學海評。作文亦然。不可無一見解。

小山春山評。一氣快活。如山陽解經。

依田學海評。作文亦然。不可無一見解。小山春山評。一氣快活。如山陽解經。

題細井廣澤消息帖

昔者唐彦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反覆臨摹。遂以書名天下。廣澤先生亦得明愈立德撥證法一篇。熟讀精思。則書名動海內。名家所為。不期而符。所謂不待文玉而起者耶。先生不特精書法。兼通經史。重節義。宜矣。其運筆道勁。不止書體奇古也。相州平塚驛盤江成良齋翁嘗藏先生所書消息帖一通。臨摹不舍。大有得焉。摸勒上石。以廣流傳。侂友人井口直樹徵余一言。余固服先生書法之道。豈彦猷得歐書之比乎。乃題數語其後。

依田學海評比較一番淡淡着筆妙。

依田學海評比較一番淡淡着筆妙。

跋檀弓論文

昔人評檀文者。彼有林西仲。我有賴子成。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僅見其一端耳。世有謝疊山批點檀弓。恐屬贗作。至孫高郵檀弓論文。評隲全篇。格法粲然。且字句難解。附以註釋。方望溪為之序。極力推重焉。門人管谷生。嘗遊清國。頃歸朝。贈以此書。余每日課倦。輒披讀之。如謝俗客。而與雅友話。其趣不可言也。晁公武品元次山文曰。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余於檀文亦云。

依田學海評。末語勁而氣完。自是檀文遺法。

此帖在氣韻而詩在風調能兼此二者為文三橋詩帖
 岩崎秋溟善詩善書亦三橋之流亞余與秋溟交日
 淺然意氣投合文酒往來率無虛月一日自攜此帖
 見惠未幾訃至嗚呼人世朝露實為難恃因想嘗同
 觀梅龜戶歸路飲江東生村樓聘妓佐酒縱談古今
 盡歡而別今再披觀之猶覩其雄談快意時也愴然
 書其後
 小山春山評前半瀟灑快讀到後幅忽有聽哀猿
 於三峽之概

跋文三橋詩帖

學海曰東坡口吻

紀行之峻于景而奇于文者。為范石湖吳船錄。陸放
 翁入蜀記。此間倣之。別出機軸者。為橋南溪東西遊
 記。特字之真假與文之和漢不同焉耳。其文情筆致。
 使人一讀三歎。後人率買其殘香賸馥。往々不足觀
 也。古矢愿齋西遊日記。獨不襲前人。不假文飾。直叙
 景寫情。插以圖畫。意到筆隨。陳士業題吳船錄云。蜀
 中名勝。不遇石湖。鬼斧神工。虛施其伎巧耳。可以移
 評此篇矣。

西遊日記跋

學海曰。陪客點綴在於前便奇。

花顛山人曰。好引證。

紀行之峻于景而奇于文者。為范石湖吳船錄。陸放
 翁入蜀記。此間倣之。別出機軸者。為橋南溪東西遊
 記。特字之真假與文之和漢不同焉耳。其文情筆致。
 使人一讀三歎。後人率買其殘香賸馥。往々不足觀
 也。古矢愿齋西遊日記。獨不襲前人。不假文飾。直叙
 景寫情。插以圖畫。意到筆隨。陳士業題吳船錄云。蜀
 中名勝。不遇石湖。鬼斧神工。虛施其伎巧耳。可以移
 評此篇矣。

小山春山評紀行之作。大率形容山水。摹寫烟霞。

極力粧飾。然不的切其地。移之他所。無不可。是豈紀行哉。吾兄慧眼。所取捨如此。可謂有識矣。

西遊日記

養蠶真寶跋

學海曰。引兄來伴講妙。

余嘗讀上毛田島子寧養蠶新論。服其養方之精。持論之確。子寧有弟曰其昌。蠶事鍛練。肖貌阿兄。而更出一機軸。與世之以養蠶自名。徒墨守家法者迥異。頃其昌著養蠶真寶若干卷。凡治蠶之法。海外各國之起原。以至於蠶生四眠。上簇收繭。及蠶種之鑑識。蠶卵之貯法。與夫宮闈御養之蠶典。縷陳而纏說。絲絲繩繩。如春蠶吐絲。如群蛾戲紙上。如桑柘繁茂。繭繖乎萬畝之園。其鈎抉明析。殆出新論之上。而於持論養方。則與子寧參差者間有之。蓋得力於實驗者。

又曰。慣用法。

又曰。應前好。

敬字曰文亦如春
蠶吐絲

學海曰餘波不寂
實老老筆筆

為多其昌少壯從賴支峰學詩文旁善繪事亦一奇
士也嘗遭奇禍備味辛苦今閱此篇猶有憂世愛國
之意顧假蠶書而洩其奇也夫

中村敬字評兄弟一意治其家業皆有著作其愛
國非空言而出于實業余甚重其人也

依田學海評周匝回環如老藤纏樹風致嫵娜自
有一種佳處非老於文者所不能也

恕軒文鈔三編卷中終

48-13686

010190527234

